

“打春”

阳气转

□周云戈

人的传统节日，如何被人们淡化了？想来还是因春节的盛大。如今，人们不再以“打春”的仪式来迎接春的到来，可以它名义流传下来的“啃春”或“吃春饼”等习俗，至今还在街坊民居家居延续着……

小时候，“打春”对农家孩子来说，也都是个盼头。在我家不单是“啃春”，还须或早或晚地吃顿“春饼”。“打春”前一天，妈妈便指派大姐，先到菜窖里取回两个或红或白的大萝卜，洗去泥土，以待明天“啃春”时刻的到来。那天，妈妈俨然钦天监一般，坐在炕上按日历上报的时刻来掌管着“啃春”的时间。待妈妈一宣布时间到，大姐便跳下地，用菜刀把那萝卜锈成大小不一、不甚规则的萝卜块儿，最后放到一个用秫秸扎成的形似元宝名曰“撒拉盖”的盛物里。没有任何的辅排——炕中央一放，家人便是你一块我一块地把它放进嘴里，全然不觉它的生辣气息，只觉得它清冽甘爽，甜丝丝的瞬间充盈口腔，顿觉一股春的气息在胸膛飘荡……这时，若停下你的嘴巴，静听一家的咀嚼声，清脆而有节律，忽而忽急而缓，于咀嚼和吞咽间，由唇齿至胸膛无处不鼓荡起春风、淋起春雨、涌动着春水……

父亲平时很少吃生冷食物，可“啃春”这事儿，他从来都积极参与。有时他在班儿上，或是出外巡诊，妈妈也要用小碗捏出几块儿，待他回来时再吃，这个过谁也不能落下。他常于咀嚼间讲：“‘打春’了，人体的阳气也生发了，多吃些像萝卜这样辛甘发散性的食物，正好适应春季里人体的需要。”就因这，“啃春”在我家一直延续着……

打春时吃春饼，是件让妈妈费心思的事儿。

吃顿春饼，本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可要赶在“打春”那天吃顿春饼，特别是农家，须是在前头天就得准备好的。我家吃春饼，习惯的吃法是以一张新烙出来的春饼，敷少许鸡蛋酱，再铺以一簇头豆芽炒蒜苗，抑或炒土豆丝一样的“伴侣”，在春饼上搅拌均匀后，再卷起来捧着吃。而这豆芽呢，须得妈妈亲自动手。蒜苗呢，也要再前十多天准备的。妈妈预约着“打春”的时日，吩咐做事仔细的二姐，从蒜头上掰下些较大的蒜瓣，用细筛筛把它们串成一条很长的串，最后再一层一层地叠到一个大茶盘子里，加好清水，晚上放到屋子里的炕头或火墙上面，白天再放到洒满阳光的窗台上，一天天地倒腾着，一天天地盼望着“打春”日的到来。妈妈拿捏得好，赶在“打春”那天，豆芽、蒜苗都长得正好，水灵又新鲜，还有一缕缕幽幽的清香……一切都齐备了，妈妈便早早地操持起和面、饧面，摘豆芽、洗蒜苗等活计来。真的，要整整忙活半个上午的时光，一家人才能和和美地吃上一顿春饼。一口吃下，那温和的面香，豆芽炒蒜苗的清香与穿透力极强的炸鸡蛋酱的香味混合一起，顿时让你满口温存顺滑，春天的气息仿佛从唇齿间生发出来……

2021年打春，我和老伴正在北京的女儿家。老伴儿照例做了一顿春饼。捧吃完毕，女儿开玩笑地说：“‘打春’日，咱家又‘啃春’，又吃春饼的，可不可以申报个‘非物质文化遗产’啥的啊？”我会心一笑，随即打开手机百度，一查，这传统的“二十四节气”连同这些习俗，早已于2016年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。查阅完毕，我不无狡黠地对女儿说，看来它已不单单是咱家的、咱老家的，更是全世界的了！

今年的“打春”日是在春节后。虽已在年后，可它让我和老伴儿依旧充满期待，不敢有丝毫的慢待，更何况阳台上那盘萝卜花开得正盛……

乡下晚辈知道我的在意，上门送来了“啃春”的萝卜。虽是萝卜，可已不再是那在菜窖里静等待一冬天的灯笼红、大青头和“心里美”（槲榔萝卜）一类的萝卜了，迎进门来竟是一箱水灵灵、翠生生、圆鼓鼓、拇指肚般大小的红萝卜，头上还长着翠生生绿缨子呢。之外，还有一捆捆巴掌大的小白菜叶、小香菜、小臭菜、小水葱……捧出它的刹那，真个满屋的春光灿烂……

哈哈！多少年了，一直以“打春”“啃春”等形式来祈盼与迎接春天的人们，如今一不留神儿竟让它跑在了前面……



刘福生 书法

幸福的仪式感

□刘立和

农历腊月二十三日，这一天是小年。年，来了……小年是整个春节活动的开始和伏笔，盛大春节的序幕开端。传说灶王爷原为平民张生，娶妻之后终日花天酒地，败尽家业沦落到上街行乞。一天，他乞讨到了前妻郭丁香家，羞愧难当，一头钻到灶锅底下烧死了。玉帝知道后，认为张生能回心转意，还没坏到底，既然死在了锅底，就把他封为灶王，每年腊月二十三、二十四上天汇报，大年三十再回到灶底。因为他要上天汇报，于是，民间就有了腊月二十三、二十四的祭灶“小年”，祈求来年平安。

小年是民间祭灶王爷的日子，关于祭灶，还有一个传说……由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炉灶，玉皇大帝在每家都派驻一位灶神来监督考察这一年的所作所为。到了小年这一天，灶王爷都要上天报告这一年的善恶以做赏罚，所以每家每户祭灶时要把关东糖用火融化，涂在灶王爷的嘴上，这样他就不能在玉帝面前说坏话了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在家乡，东北家家户户过年总要放鞭炮和吃饺子的，而小年这天的主要任务是送灶王爷。到了夜晚，华灯初放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人们正在为灶王送行。吃“大块糖”和饺子同样也是一种习俗。我清楚地记得：我们村就有不少人家在小年这天，会在灶神画像的两旁贴对联，还要用纸剪出灶神的画像“灶马子”，贴在灶灶口。而在正月初一大早灶上开火时，要将“灶马子”烧掉表示接回“灶神”。

小年一到，新年也就来了。对很多地方来说，“扫尘”，也就是打扫房屋，也是小年那天的重要工作。家家户户为了辞旧迎新，都会认真彻底地来一次大清扫。因“尘”与“陈”谐音，故掸尘是把陈旧的东西一扫而光，人们在将房屋收拾干净的同时，连同旧岁中所遇到的不快统统一扫而光。

这些古老的传统流变至今，其实表现的是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所有的节日都是平凡生活中阶段性出现的一抹亮色，给人们一个欢畅的机会。

倏忽间一年过去，我们收获了简单的幸福，在忙碌中迎来了新的春天。这幸福来自对未来生活的向往，更来自亲人团聚的喜悦。



僵持之时，父亲背着诊包走进了屋里，该是吃晚饭的时候了。

妈妈撂下了手里的针线活儿，大姐和二姐忙下地放炕桌、收拾碗筷。那时，冬天农家都吃两顿饭，两点半钟左右便开饭了。那时的晚饭，多以喝粥为主——大碴粥、高粱米粥、玉米面糊涂粥……家家如此，我家也不例外。那天的晚饭照例是大碴粥滚芸豆，桌面儿上一碟大酱，两团打过水焯的萝卜干和一团儿冻白菜团儿外，再就是一盘儿酱缸腌的萝卜咸菜。父母端起粥碗后，我们才摸起碗筷，一家人各自埋下头来喝起粥来。趁大姐给父亲盛粥的当儿，我抬头来便向父亲讨教起“立春”和“打春”的事儿。父亲一听我的话，稍愣神儿，觑我一眼便笑吟吟地说：“都是一回事儿。”但是，怎个就是一回事儿呢？

父亲对我的疑问，可能觉得有些道理，晚饭后便下炕洗手，从书柜里取出了一本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辞源》（正续合订本）来，分别查了“立春”和“打春”的条目。他没直接读那晦涩的解释，思忖了一会儿后，便给我们科普起来。其过程始终是他与我的问答式互动，从一年有四季，一季三个月，一月有两个节气，而每个节气又有三候等常识开始普及。那天起，我对二十四节气中各节气名称有了了解外，还知道了每个节气都对应着相应的气候，而那变化着的气候，又无不在乎着每个节气所对应的农事。父亲说：“别看‘打春’时我们这儿还天寒地冻的，可在黄河以南地方，已是风和日暖，鸟语花香，草木返青，农家已有开始次序地忙各种农活了。”最后，父亲还是把《辞源》里“打春”的条目读给我们：“……府县官表示劝耕，于立春前一日，迎春牛置署前，次日以红绿彩鞭打牛身，谓之‘打春’……”而对这春是个啥打法？那解释没详说，父亲也没说讲过。读完了解释，父亲又想了想，然后说：“看来这‘立春’‘打春’还是有些区别的哈？感觉这‘打春’是迎接‘立春’的一种仪式。”

怎样的仪式呢？这事儿一直悬在我心。

一个偶然机会，与本名曰《东京梦华录》的书相遇并结缘。放在枕边，睡前梦后便信手翻阅，在《卷六》中，忽地读到了关于“立春”的记载：“立春”前一日，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。开封、祥符两县，置春牛于府前。至日绝早，府僚打春，如方州仪。”

这段文字所记，即是北宋时东京汴梁的皇宫及开封、祥符两县府迎“立春”的事儿。先说“立春”前一天，开封府献春牛于皇宫中，供皇帝和文武百官于立春日以彩鞭来打春牛。之后，又讲了开封、祥符两县府也于这天，把春牛放到两府衙前。“立春”日一大早，这两府衙中的僚属身着官服开始“打春”，整个活动旨在迎接春天，发布农时，劝农事耕。后来，这种迎春的形式不断沿袭，竟成为州郡长官每年于这天鞭打春牛的俗成。这段引文，也让我初步厘清了“打春”扎根百姓心中的因由，原来这“鞭春”与“打春”都各自定义着不同的使用范围。如此，我们是否可以理解皇官谓“鞭春”，府县以下即谓“打春”，看来它确实应属百姓所专有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这段文字，虽有“鞭春”或“打春”之说，却没记载那“鞭”“打”之法。后来，于近代人徐珂撰写的《清稗类钞》“时令类”里，寻得了“立春日打春”的记载：“立春日，省城府城由知府主政。土牛纸牛各一，土牛之制，以板筑一条，涂以烂泥，裹以芦苇而已；纸牛，则以钦天监所颁，以五色纸扎成。空隙中实以五谷，即冀（笔者注：“冀”应是“翼”之误）日各官所鞭打者也。立春既届，各官又朝服将事，重行祭祀。礼毕，各置丝鞭打牛，五谷纷堕于地，则谓丰登有兆，相率称贺而散。”从这段记载中不难看出，古时人们对“立春”的到来，须是以“打春”的形式来迎接的。

由此，感觉父亲对“立春”与“打春”关系的理解，确有道理。

“立春”的节日说，还是《月令七十二》那本小册子解得彻：“立春，正月节”。它作为中国

木刻 赵宗彪 作



立春，二十四节气之首。而在渔乡大安这儿，乡亲们就叫它“打春”——“打春”阳气转啊！真好，一个万物生发、温暖人心的时节！何而立春？明人王象晋在他的《二如亭群芳谱》中所言极是：“立，始建也。春气始而建立也。”一句话明了，即是春天的开始，代表着温度，寓意着生长，是庄稼院人的期盼。这天之后，无论你身居何处，体感怎样，冥冥之中春已氤氲于大地之上，悄然洋溢你的周围……

与“打春”相识，得益于乡亲们世代传唱的《二十四节气歌》。如何学得？还真是在儿时从身为车老板的大舅的哼唱中学来。那年，春节还没过呢，他正和几位长辈在生产队修理犁、耩、绳、套，他们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计，一边唠着闲嗑儿。不知是谁问了句：“今年是几儿‘打春’？”半晌没谁回答，于是大舅来了一句“春打九九头”，便哼起了“‘打春’阳气转，雨水沿河边……”一串唱词儿来。那时，我还没什么“节气”概念，只觉得大舅哼唱得动听又上口，于是便不意便把它记在心里。从那天起，“打春”二字便生根我心。

“打春”到，即意味着春天的开始。那时，关东大地还冰消雪白的呢，一个“打”字，使春天在人们心里跃动起来，于是乎便感觉一个温暖、湿润、生长着的时节朝你翩翩而来……



“立春”“打春”，虽称谓不同，可都是春的标识。如何表达？我心曾一度纠结。说起来，还得从上学那年冬天说起。

童年时，一进入腊月门儿，农村家家户户都有去供销社或城里办年的习俗——油、盐、酱、醋、糖要买，香皂、肥皂、雪花膏、红头绳、粉线子要买，年画、蜡烛、鞭炮、写春联的大红纸也要买……那时，年货都不很充裕，每家都得跑上几趟供销社才能办置齐全。而办年货时，谁家都要买个“月份牌”，即那个挂在家家门旁的日历本——一幅印有吉祥喜庆的小年画，下面一本六十四开的厚厚的日历，上面印着公历、农历和节气等内容。那年，三姐和老姐办年回来，当她俩把盛满年货的筐子往屋地中间一摆，随手拿起那本新日历时，却被炕上做针线的妈妈瞧见了：“淑兰，看看是几儿‘打春’？”妈妈这么一问，我便凑到姐姐跟前，争看月份牌上的“打春”模样。可三姐翻到了那页，却当着“今日立春”的面儿来回答妈妈“打春”的日期，这下让我警觉起来——“不对呀！”明明是“今日立春”，三姐为何当作“打春”的日子来回答？于是，我心下生疑。

回头问妈妈，她只是以“打春”就是“立春”，“立春”就是“打春”的话回了我。而屋里的大哥和姐姐们对我这出其不意的一问，也都一时语塞，原本充满说笑的暖屋，却因我的牛心而顿时尴尬起来……

